

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

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

主办单位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

投稿邮箱: qingyua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 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 3分钟以内短视频)

腊月的清早, 黎山村的老榕树还在打着哈欠, 第一缕阳光已经爬上了村口的红砖墙。不知是谁家的公鸡打了个盹, 报晓声比往日迟了半拍, 但整个村子却早已醒透了。村民广场上蒸笼吐出的白气在晨光里打着旋儿, 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你追我赶。新出笼的碗糕顶着绽开的笑脸, 朱砂点在雪白的米糕上, 活像小姑娘羞着时的腮红。李阿婆掂着脚数着蒸笼, 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转身拍了拍孙女的肩膀: “去, 把灶王爷前的供品换新的, 让他老人家也尝尝今年的头笼糕。”

“从前蒸碗糕用柴火, 满屋子烟气熏人眼哩, 如今用上绿色清洁能源, 做出的碗糕甜度更纯了。”李阿婆凝望年轻人点朱红的手势, 眼角的皱纹舒展如初春湖面的涟漪。七十三载岁月里, 她第一次目睹这祖传技艺化作全村竞技的欢宴, 传统不再瑟缩于灶台, 而是在喧腾的广场上昂首

## 蒸碗糕里幸福长

□刘德荣

微笑。

人群里传来低语。黄姐端着一笼新出炉的五色碗糕, 斑斓如春日的花圃。她笑着对身旁的游客说: “前些年村里可不是这样光景, 荒田没人种, 垃圾堆得像小山, 绕着走都嫌硌脚。如今你看, 辣椒田成了摇钱树, 连那个臭水塘, 都变成黎湖公园了!” 她的声音清亮, 像碗糕顶上的裂口一样自然绽开。远处黎湖碧波微漾, 确是一幅新画卷。

那边厢村民张大叔笑意盈盈跟游客演示着, 正点开印象黎山公众号: “喏, 随手拍个垃圾清理干净的地方, 扫个‘门前雪’, 积分就存进来了。喏, 换瓶酱油, 换袋米, 都行!” 积分驿站的小窗前, 已有人提着兑换的牛奶走出来, 脸上是捂不住的甜意。这小小的数字魔法, 无声息地把邻里拢成了一家人, 乡村自治的星火, 终成燎原之势。

而此时“党建+”邻里中心门口, 几位银发老人坐在暖阳里闲话家常: “头疼脑热, 抬脚就到这儿了。”一位阿公指着卫生健康服务站的牌子, 满脸踏实的笑容, “三甲医院的大医生也常来坐堂, 比过去上大医院跑断腿强多喽!” 他身旁的老伴抿嘴笑着补充: “上月村里还给整寿老人搞庆祝活动, 我这心里头, 暖得跟刚揭盖的蒸笼似的!” 从物质丰裕到心灵润泽, 黎山的幸福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生长。

当蒸笼再启, 白雾氤氲而上。新出锅的碗糕依然笑得灿烂, 那绽开的口子, 仿佛在倾诉土地的欢愉。参赛者捧着冠军

奖杯, 彩色碗糕在她手中熠熠生辉, 宛如捧着一座微缩的、蒸蒸日上黎山。糕香如丝, 缠绕着黎山的晨昏。从荒田废塘中的挣扎, 到椒红湖碧的舒展; 从绕道而行的窘迫, 到门前花开的从容; 从冷眼旁观的疏离, 到同攒积分的热络。每一分甘甜都历经时光的蒸腾。

比赛落下帷幕, 而黎山的故事正温热。这蒸碗糕的幸福味, 是糯米与时光的私语, 是传统与现代的交杯, 更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当古法遇见新篇, 当乡愁邂逅发展, 甜美的何止是蒸碗糕, 更是一个村庄破茧成蝶的蜕变。那蒸碗里, 盛着过去, 酿着现在, 更蒸腾着未来。



扫描二维码阅读征文作品

### 乡村名片 黎山村

位于内坑镇东部, 是革命老区基点村, 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所在地, 村名取自革命先烈张克黎。黎山蒸碗糕是一项非遗传统技艺, 为了让这项技艺更好地得到传承, 每年春节前村里都会举办蒸碗糕比赛。获评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平安乡村建设积分制试点村, 泉州市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

## 苦瓜滋味长

□王婉若

苦瓜。吃饭时一锅苦瓜汤端上桌, 她立马拿着碗凑过来, 见我没动勺, 还劝说: “姑姑, 这苦瓜汤一点都不苦, 你快尝尝。”我随即舀一勺入口, 没想到滋味确实不苦, 回味时还品出了一点鲜味。这让我想起阿嬷以前教的做菜方法, 说是苦瓜用盐腌一会儿, 或者焯水时加几滴白醋, 就能去掉不少苦味。看来这苦瓜的苦, 的确有办法对付。

傍晚时分, 邻居家养的灰兔子偷跑来啃苦瓜的叶子, 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几只麻雀也站在架子上, 啄着叶子上的小虫。二叔提着竹篮过来摘苦瓜, 动作小心翼翼, 生怕惊跑了这些小家伙。我跟他一边摘苦瓜, 一边唠家常, 耳边是兔子啃叶子的声响和麻雀的叫声, 感觉这炎热的夏日, 也不

那么令人烦躁了, 反而多添了几分令人欢喜的热闹。

回到厨房, 二叔把苦瓜洗干净, 切成薄片泡在水里。没一会儿, 水就变成浅绿色了, 苦瓜片也显得愈加水灵。小侄女在旁边掂着脚好奇张望, 不时伸手戳一戳水里的苦瓜片, 那模样和我小时候如出一辙。记得我儿时也爱围着灶台看阿嬷做菜, 不过当时心里想的是, 等长大了就不再吃苦瓜这种难吃的蔬菜了。可真等长大了, 离开了家, 我又开始怀念阿嬷做的苦瓜的滋味。

这么多年过去, 苦瓜还是那个苦瓜, 可我对它的观感却变了。以前觉得它苦得难以下咽, 现在反而能从中品出其他的滋味。这种看似不讨味蕾“欢心”的蔬菜, 就像家

里的长辈, 看着严厉, 却总是默默地把关心与爱藏在行动中。就像苦瓜的味道, 早已成为我生活里忘不了的一部分。



(CFP 图)

## 陪父母乘凉

□吴建

周末, 我回老家探望双亲。吃过晚饭, 父母和往常一样去院子里乘凉。虽然屋里也有空调和风扇, 但他们仍习惯这样做。

夏日夜晚的暑气在空气中徘徊不散, 院子里的三张竹椅提前被用井水擦拭过, 带着丝丝凉意。父亲的那张竹椅最旧, 扶手处被磨得发亮, 母亲的稍新, 藤条还带着未褪尽的青黄。而我坐的崭新竹椅, 是父亲近期才添置的。

“这天热得很啊。”父亲一边说着, 一边摇着手里那把超市购物附赠的小纸扇。他平时常用的那把蒲扇在我手里, 有不少年头了, 扇面边缘用布条仔細缝补, 反倒像是给它镶上一道别致的花边。

这时, 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从屋里走出来, 她的脚步有些蹒跚, 去年扭伤的脚踝似乎还未完全康复。“吃西瓜吧, 刚用井水泡过的。”母亲说着将盘子放在小桌上, 随后才坐到竹椅上。

父亲吃西瓜时总爱将黑籽都吐在手心里, 然后慢慢攒成一小堆。母亲吃得稍快些, 红色的西瓜汁常沾在嘴角, 她却浑然不觉。父亲不时讲

起自己年轻时在老家乘凉的往事, 说着说着又怀念起那些已故的亲戚。母亲偶尔插几句话, 纠正他记错的细节, 两人虽然会因此争执几句, 气氛却显得温馨又美好。

“老李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 很快就要去外地念书咯。”听父亲这么一说, 母亲问道: “那孩子是不是以前常来咱们家玩?” 父亲点头称是, 继续说: “可不是嘛, 他就喜欢来这里爬树摘枣吃。有一回从树上摔下来, 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说起小时候, 父亲又想起我的趣事。那时一到夏天, 我经常吵着要吃冰棍, 可当时家里条件不好, 父母只能偶尔给我买一根解馋。母亲接过话茬, 讲起我第一次背着书包上学时的紧张模样, 说我取得好成绩时他们的骄傲。那些被我遗忘的时光, 就这样在他们的讲述中渐渐清晰起来。原来, 在父母心里, 我成长的每个细节都被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大多数时候, 我只是安静聆听, 偶尔才回应父母几句。望着他们的白发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银光, 我才突然意识到, 这样的夜晚是多么珍贵。我常年在外奔波, 回家的次数寥寥无几, 而父母正以我不曾察觉的速度悄然老去。

“去睡吧, 你明天还得早起赶路。”听母亲催促, 我只是点点头, 过了好一会儿, 才起身向屋内走去。进屋前, 我忍不住回头望去, 月光下, 父母的身影佝偻而渺小, 仿佛与夜色融为一体。

后来, 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又想起了小时候的夏夜, 父亲指着满天繁星给我讲故事, 母亲在一旁打着瞌睡的情景。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 这样的幸福时光会永远延续下去, 而今夜, 我不过是陪着他们闲坐片刻, 听他们说些家常话, 才发现这样平凡的时光, 是如此珍贵与难得。我想自己以后得多回家看看, 因为对于父母来说, 陪伴, 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 留白亦是圆满

□沈洪颖

我家现在用的冰箱是传统的上下两门款式。由于当年装修时留出的冰箱位置是“量体裁衣”, 一直没有找到其他款式能替换。

近两年家里人口变多, 采购食材逐渐增多, 望着塞满蔬果肉类的冷冻室, 我好几度想换双开门冰箱。可一量尺寸就泄了气, 因为旧位置压根放不下。眼看屋里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摆放新冰箱, 我总忍不住懊恼, 怪自己当年装修厨房时太执着于做满橱柜, 恨不得利用好每一寸空间, 不留余地, 真是缺乏远见之明。

直到前阵子逛商场, 我偶然看见一款立式冰柜, 正好可以解决家里冰箱空间不足的问题。可转瞬又发愁, 将它买回家该往哪里放? 我迅速将家中陈设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最终选定一个可行方案, 那就是把小冰柜放在阳台一角。

于是我赶紧回家, 拿卷尺去阳台一测尺寸, 果然小冰柜能放得下。我暗自庆幸, 当初装修阳台时的“不圆满”, 竟给新电器留下了足够的摆放位置, 真是一个意外之喜。

早年间, 滚筒洗衣机正流行, 多数人

家会按它的尺寸在阳台定制柜子, 既放洗衣机又能收纳杂物。但我家当时用的洗衣机是老款式, 便舍弃了加装柜子的想法。谁知十多年过去, 在家里添置大物件时才发觉以前“精准”的装修设计, 变成格局调整的限制与障碍, 而以前“将就”的地方, 反倒为之后的变动腾出了空间。

这件事让我想起老子《道德经》中说的“大成若缺”, 意思是说做事情的时候不要过于追求完美, 适当地留下一些缺憾反而更好。就像拉满的弓易折, 过圆的月会亏, 真正的圆满, 从不是密不透风的周全, 而是需要留几分空隙, 容得下生活的变数。

如今再看家里的布局, 愈发觉得生活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精准。当年图省事没做满的阳台, 恰恰容下了后来的小冰柜。我忽然明白了, 与其把生活铺排得密不透风, 不如学会适当留些空隙。这些看似浪费的“留白”, 有时会让生活变得更加从容, 也能够更好地面对变数。或许生活本该如此, 不必苛求眼下的圆满, 给未来留些余地, 那些暂时的“不周全”, 说不定就是日后的“刚刚好”。

每日佳句

昨天已成旧章, 明天仍是草稿, 别等“改天”, 别等“以后”, 此刻落笔, 才是故事的开端。



## 探秘登仙桥巷

□杨新榕

我几乎每天都会从桂坛巷和凤池巷交界处的一段路拐去九一街。虽然走了无数次, 但我一直没有留意这段不起眼的短巷的来历, 有次抬头看见路边的门牌号, 才知这里叫作“登仙桥”。听说此处位于古城的东南方向, 在“旧通淮桥”的北面, 老一辈人也常称它“离井桥”。

泉州古城的水系向来发达。旧时这里的七条护城河、外濠和城里的五条河支沟织成密如蛛网的排水与交通网, 其中大大小小的桥更是不下百座。听长辈提起, 我才知除了登仙桥, 古城中类似的桥还有二十三座, 比如后城涂门街头的蓝桥、万寿路的万寿桥、新门街的叠芳桥、甲第巷的甲第桥、报仔巷的文胜宫桥、北门的释雅桥、马坂巷的松根桥、花巷的仙姑桥、五堡街与土地后交界的五甲桥、后城的隐居桥、聚宝街的车桥等。

登仙桥巷名字的由来, 早年间还有一个故事流传。传说古时候常有人夜里到桥上散步、乘凉, 第二天就没了踪影, 久而久之民间开始出现“此桥是登仙捷径”的说法。可仔细想想, 哪有人会凭空消失? 后来人们才发现是清源山里的一条大蟒蛇在作祟, 它经常借着夜色溜到城中把桥上的人抓去当食物。

后来有位姓裴的行医人恰好路过泉州, 听闻这个离奇的“失踪案”, 便留了下来。他在附近观察多日, 终于摸清了状况。一天半夜, 他在清源山撞见那蟒蛇出洞, 当即追了上去。搏斗异常激烈, 行医人持着利器与蟒蛇不停周旋。那蛇也凶猛异常, 它经常缠斗下来, 行医人才将它逼退到一口古井中。

蟒蛇一度躲在井里不肯出来, 行医人怕它再害人, 又没法下井, 最后索性守在井口, 日夜不离。日子久了, 他便在井边住了下来, 直到去世都没离开。因为他的守护, 蟒蛇没再出现, 附近百姓才得以安宁。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行医人, 便在井边盖了祠堂, 把他的事迹一代代传了下来。

如今, 登仙桥已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 而是变成一条小巷的名字。我每次走过这里, 仍会忍不住想象传说中先人与蟒蛇战斗的激烈场景, 那些本地人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 让寻常巷陌多了一抹神奇的色彩, 也让人们途经此处时就像在与过去对话, 还能借此触摸到这座古城那迷人的历史脉络。



登仙桥巷 (作者供图)



### 按号

有位大爷去银行取钱, 一进门, 保安便提醒说: “按号。”大爷纳闷: “取钱还先对暗号?” 见保安点头, 大爷想了想后说: “天王盖地虎。”保安听了一愣, 随后帮大爷从取号机子按出一张排队票, 大爷接过后感叹道: “居然被我蒙对了!”

### 消食

甲做饭很好吃, 这天乙到他家做客便留下来吃晚饭。连吃了三碗饭后, 乙仍大呼不过瘾, 便问甲: “你家有助消化的药吗?” 甲紧张地问: “有, 你是吃撑难受吗?” 乙摇摇头, 说: “有药的话, 那我就能再吃一碗饭。”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 以便奉寄稿酬。)